**忍者桂**  翠屏（蔡淑媛）

**生平事略**：

許阿桂，一九四七年生於台灣高雄市哈瑪星（今鼓山區）。先後就讀於鼓山國小，高雄女中，台大法律系。畢業後返回高雄。三民國中任教三年之後，任職書記官及國稅局稅務專員。一九八一年通過司法官特考和律師高考，擔任過桃園、新竹、士林分院檢察官，最後任職於台北地方法院檢查署。一九九二年獲傑出司法官「天秤獎」。

阿桂個性清廉耿直，只知打擊強權惡勢，不求聞達於官場。伊執法如山，就事論事，不受關說，也不讓上級通融。一九九一年，受命承辦華隆官商勾結巨案。因為伊剛正不阿，不畏權勢，擒賊必先擒王的大無畏作風，終使當時交通部長張建邦下台，華隆企業巨頭翁大銘羈押。伊這種只問是非，義無反顧的勇氣與態度，雖在社會民間贏得了「司法女藍波」的美譽，但也因為千山獨行，不留餘地給長官的作為，長官不愛。故當高官巨賈聯手圍攻，上司，長官袖手旁觀，只讓伊五尺弱軀獨擋萬斤重壓。也由于伊不愛出鋒頭的個性，不知利用時機製造風潮，任由媒體追問，四方圍堵，伊就是沈默固執，悶頭辦案。媒體不喜，封伊「**忍者桂**」的稱號。

華隆案至一審上訴，經歷年餘，阿桂先後遭受一百零二位立委施壓，但伊均不為所動，依然秉執司法良心，堅決辦案。後不幸因羈押程序出了瑕疵，立刻有監委張文獻、洪俊德十萬火急提案彈劾，監察院無異議通過。公懲會給予記過、降薪的處分。阿桂受此打擊，雖身心俱創，但依然以「我心如秤」艱苦奮鬥，這期間阿桂獲得甚多有力人士的承諾，願提供人力、財力助伊競選公職，但伊始終不為所動，再三懇辭。阿桂堅信世間必有正義，公理自在人心。伊懷抱著孤臣孽子之心，在黑暗如萬古長夜的台灣司法界奮力拼搏，祈盼以一己之力，喚回司法公義之一線曙光。

當承辦華隆案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，阿桂已出現了嘔吐暈眩的現象。

法院同仁一再勸伊請假就醫，但伊公而忘私，只拼盡滿腔熱血，全力追查視人民為草芥，鯨吞民脂民膏的亂黨賊子群。等到華隆案辦得稍見眉目，伊抽空就醫卻為時已遲，卵巢癌菌已蔓延周邊。伊在夫婿師大教授廖添富博士，一對佳兒女偲予、又萱，以及家人朋友的愛心支持與鼓勵下，勇敢地與病魔纏鬥了三年，終因病入膏肓回天乏術，於1997年2月18日與世長辭，享年僅五十歲。

╳╳╳ ╳╳╳ ╳╳╳

很久很久以前……。

我就讀高雄女中初中部的那些年，班上同學的感情非常融洽。在那個學校不知教育為何物，動則以記過、開除為唯一教條的威權時代，我們一群天生叛逆性格的好同學，除了上課的日子[筆硯相親，晨昏歡笑]，星期天或是國定假日也捨不得分離，經常「相招」到學校去，美其名為溫習功課，其實是成群結黨，在校園裡幹一些小小的「歹代誌」,經常引來老校工拿著長柄掃把的追逐。我們當中有個天資聰慧的女生名喚許洋主。她惹事的手段高超，點子特別多，是我們共犯結構的領頭羊。

升上了高一以後，洋主身染連醫生也診斷不出名堂的「怪症頭」。她三天兩頭就「頭暈目暗」，四肢無力，過幾天卻又無藥而癒。這種情況周而復始，沒完沒了。後來乾脆請了長期的病假專心靜養。她養病的方式也與常人不同～～不是在家接受親人關愛貼心的照顧，而是住到離家稍遠，高雄市［內惟］地區的「鼓山巖」靜修庵內誦經與禮佛。我們下課後經常到庵內去看她。那時的鼓山巖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，沉澱著一份古老歲月的滄桑。我們聚集在清蔭覆地的空寂院落，高談闊論一些屬於十六、七歲青澀少女不著邊際的願夢。噪雜高亢的談話聲有時引來了年長師姑譴責的眼神。

初識洋主的妹妹阿桂就在那長日寂寂，鼓山巖清靜無垢的庭院中。伊當時年約十歲，有一頭褐中帶黃的頭髮。我們幾個大女孩嘰嘰喳喳，爭先恐後搶著發言，伊只站在一旁聆聽。伊的眼神深沉穩定，不知隱藏的是一份對長姊及其高中死黨的欣羨？還是因為我們沒完沒了的噪音打破了庵內的清寂而覺微嫌？以後每次去到洋主家，阿桂的態度永遠都是一樣～有問才答，長話短說。伊是一個早熟文靜的小女孩。

╳╳╳ ╳╳╳ ╳╳╳

三十年別後再相逢……。

大學畢業之後，我返回高雄，教書、結婚而後出國。洋主則留在台大歷史研究所完成碩士學位。拿到了碩士學位後，她隱居於新竹獅頭山某名寺古剎裡，自學巴利文與西藏文，專研佛學經典的深奧義理。自此茫茫人海，我們失去了聯絡。時光飛逝，直至1995那年夏天，我返台參加在師大（今國立師範大學）舉行的【全美高中漢語教師研習會】才得以會面。搭機返台的前幾天，我在家裡翻閱從華人超市免費拎回來的華文報。打開其中一頁，哇！不得了，洋洋灑灑文情並茂兼附照片，全頁介紹的是佛學譯經大師～許洋主。生命中再度的緣起，我與她終於相會在七月盛夏的台北城。乍一見面，仿佛歲月並未流失，我們的心情依舊，口氣未改，屬於初高中那段彼此曾經擁有的悲歡記憶，自動湧上了心頭。

「走，帶妳到我的住處。」她說。

「在哪裡？遠不遠？」我問她。

「在金門街。」 她帶我走進師大牆邊曲折迂迴的小巷，最後在一棟靠近新店溪的四層公寓大樓前面停住了腳步。

「就是這裡」她說。

「你買的公寓？幾樓？」

「我哪裡有錢買房子？是我妹妹一家的。」

「哪一個妹妹？」

「阿桂」

我隨她走上了樓頂以木板與鐵皮搭建的小屋。門口掛一片小小的木牌，上邊寫著「如實佛學研究室」。進得門去，幾張合拼排放的書桌，凌亂堆滿了佛經與翻譯經文的稿紙。洋主生平最大志業，是重譯佛門聖典【金剛經】。因為她當晚有約，要去佛堂講經，我不能久留。下樓時，走到樓梯拐彎處，洋主指著緊閉的一扇房門說：

「這是阿桂的房間。」

「我想看看她，方便不方便？」我興起再見黃髮女孩的念頭。

「她病了，心情黯淡，除了至親，什麼人都不見。」

「誰人不生病？年紀輕輕就這麼悲觀，妳這個經學大師的老姐怎麼開導的？」我語帶玩笑。

「不是小病，是卵巢癌，承辦華隆一案心力交瘁，延誤惡化。」洋主說著，神色慘然。

「什麼？」我嚷嚷起來，一腳踩空，差點掉下樓梯。「那個傳詢交通部長張建邦，羈押華隆企業巨頭翁大銘的許檢察官？就是妳家阿桂？」

那些日子，偶翻海外中文報紙，斷續地知道華隆案翁大銘，立法院十三太保，官商勾結利益輸送，我總認為又是一樁「猴咬狗」的舊把戲，不值浪費時間去追踪。當眼角末梢掃過承辦該案的許檢察官名字時，雖覺似曾相識，

可是那連名帶姓又帶頭銜的一堆字長而礙口，看完一遍反覺生份，記憶的連鎖就此被打斷。當時下樓機會一失，從此與伊陰陽陌路，人天永訣。

阿桂的告別式完成以後，當天晚上我給洋主打了個越洋電話。她告訴我，當天的儀式會場肅穆莊嚴，鮮花佳果佈滿供桌，師姑蓮友殷勤誦經，夫婿兒女身穿海青素服，含著淚水雙手合十相送。除惡雖然未竟其功，但已耗盡全部心力。且把缺憾還諸神明，西天路上，但願阿桂走得從容。

╳╳╳ ╳╳╳ ╳╳╳

不容青史盡成灰……。

阿桂喪禮過後，遺體火化，但台灣國史館不忍青史盡成灰，已決定為伊立傳。

阿桂走了，萬緣皆放，而華隆案二審未結，翁大銘早已保外逍遙。阿桂壯志未酬，以身殉職，一生事蹟留待後人談。

但在我心深處，她不是什麼現代女包公，忍者桂，也不是那個不畏強權施壓，只求公義在人間的黑袍鐵面檢察官，她只是我同窗好友的妹妹，永遠永遠的黃毛小女孩。

(1997/2017年八月修訂)